

近衛軍人



弗·佳基列夫著

時代出版社

人 軍 衛 近

弗·佳基列夫 著
牟 平 雷隆盛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ладимир Дяглев

ГВАРДЕЙЦ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2 г.

內容提要

一九四五年春，蘇軍在勝利反攻中把波蘭人民從希特勒匪幫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當時和布達林坦克旅的近衛軍人並肩前進的，還有許多醫務工作人員。在這本中篇小說中，作者以簡練、真摯而又溫暖的語言，描繪部隊裏的醫生、護士、衛生兵——自己的戰鬥同志，怎樣在敵人砲火下從戰場上搶救傷員，怎樣幾晝夜堅持不離手術台等情形。這些人以樸實的、自我犧牲的勞動，挽救了千百個英勇戰士的生命，使他們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隊伍。蘇軍部隊中醫務工作者的這種光輝業績，無疑地會給我們以極大的鼓勵。

時代出版總局出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日報印刷廠印刷 北京日報印刷廠裝訂

1954年7月北京初版 1954年7月第1次印刷

1—21,060冊 174千字

7,600 元

目次

代序.....	二
作者的話.....	三
第一部 坦克旅.....	四
第二部 蕭 塔.....	102

代序

一九四五年春天。蘇軍開始進攻了。他們行進在波蘭的領土上，將兄弟國家的人民從希特勒的羈絆下解放出來。

隨同布達林坦克旅的近衛軍人在一起前進的，還有許多醫務工作人員。弗·佳基列夫的這本中篇小說正是專門描述前綫的外科醫生、助醫、護士和衛生兵們的樸實和忘我的勞動的。

醫務主任菲利浦夫不久以前還是個衛生營的外科醫生。他是初次在神速推進的複雜環境中，承擔起一個如此重大的任務。開始時，菲利浦夫的工作總是搞不好。但是眼見着他變成了一個能幹的、嚴格的真正的近衛軍人，同時又是一個勇敢的組織者。

弗·佳基列夫描畫了衛生排的英雄的工作，和那些在敵人炮火下從戰場上搶救傷員並且幾晝夜不離開手術台的英勇的人們。他們互相鼓舞，每一個人都準備着隨時去替換疲倦了的同志。他們的工作是艱難的，但也是崇高的。

讀者會記住外科醫生雷賓的，他在緊張的工作環境下，爲了將來和平時期的科學研究工作，進行着觀察和蒐集材料；讀者也會記住嫺靜而有經驗的醫師安娜·伊凡諾芙娜和敏捷而又堅韌的衛生兵貝金、柯洛文、薩依達夫的，讀者也會記住坦克旅長布達林和偵察主任蔡魯賓少校的。

弗拉基米爾·佳基列夫用簡單、真摯而親切的文字描寫了自己的戰鬥同志——前方的醫務工作者。

作者的話

在偉大衛國戰爭進入勝利的巨大和複雜的階段時，蘇軍指戰員有着忠實和關懷着他們的戰友——醫生、助醫、衛生兵隨同着他們。這些人以樸實的、自我犧牲的勞動挽救了千百個人的生命，使蘇維埃祖國的無數兒女——祖國英勇的捍衛者——重新回到隊伍中去。

作者謹將自己所寫的第一部書獻給部隊的醫生，自己的戰鬥同志。

第一部 坦克旅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的夜晚，一輛救護車在華沙北面的一條鄉村道路上急馳着。

車輛行駛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顛簸着，搖晃着。膠合板製的車廂不斷地發出拖長而哀怨的軋軋聲。

車身顛簸得這樣厲害，可是衛生兵沙杜金——旅部醫生的傳令兵——却還能屈着腿，將帽子遮到鼻子上，睡在緊貼着左欄板的一個狹窄的箱子上。看不見沙杜金的面孔。只是從他的帽子底下，露出了淡黃色的、夾雜着稀疏的斑白色的、鬆曲到翻領上的鬚髥。一個底面朝天的水桶叮噠地在車廂的地板上滾來滾去。在非常厲害的震動下，一些帆布担架從担架床架中彈了出來。

坦克旅的醫生，軍醫大尉菲利波夫坐在汽車駕駛室裏。

菲利波夫睡不着。所有的一切都使他感到興趣，使他感到非常神秘。就拿這一條道路來說吧：在一個半鐘點以前，德寇正沿着這條路倉皇退走，而現在他——菲利波夫却在這條路上行駛着。在司令部所有的地圖上，想必已經將小紅旗向西移動了。斯大林同志一定也在自己的地圖上移動了小紅旗……。而無線電也定會向着全世界播送出令人興奮的關於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開始順利進攻的消息。

昨天很晚的時候，旅長將各營營長和各個後勤部門的首長都召集到自己的地下隱蔽室內，很愉快地向大家瞥了一眼之後，鄭重地宣布道：

「山鷹們，七點正我們開始！」

土寨裏隨着掀起一陣快樂的喧嚷聲，而後又變成一種特別的、緊張的靜寂。

「當前的任務，」旅長用手指在地圖上畫着繼續說，「強渡桑河，佔領斯達洛——梅斯杜城。往後的任務：強渡拉茲河，並佔領雅伯隆斯克城。我們的友軍：左邊——摩托旅，右邊——步兵師……」

菲利浦夫感覺到自己的心怎樣在跳動：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將要參加進攻！他多麼想到前方去，爲了這件事他奔走了多少時間，寫了多少張報告，——但是一切都白費：每次都被拒絕。兩年已經過去了，正像同志們開玩笑地說：「在前沿砲火射程內」——衛生營裏服務了兩年。而現在，當一個坦克旅的醫務主任受了重傷，來不及派新主任來代替的時候，人們便想到了這個年青的衛生營的外科醫生。

開完會，離開了旅長以後，菲利浦夫還長時間地、快樂而激動地站在街上。

他注視着周圍的一切，竭力想觀察出一些準備進攻的跡象。但是結果一點也沒有觀察出來。白雪掩蓋着的大地，好像一條巨大的白色被單，看來是那麼平坦和沉寂。周圍連一個人也沒有，一點聲息也沒有，既沒有建築物，也沒有鄉村……

進攻是由河邊一個小據點上開始的。

從早晨起，經過火力猛烈的砲兵準備以後，步兵便突破了敵人的防禦陣地。坦克部隊衝入了突破

口。

砲塔上有紅星的坦克從「卡波尼爾」式側防掩避體和戰壕裏開了出來，捲起了泥雪。道路上立刻佈滿了一大片密密的、發出轟隆響聲的重型坦克、中型坦克、自動砲、裝甲車、裝甲運輸車、油車、修理車、救護車和其他無數的技術裝備。好像是大地生出了這些東西似的。

菲利浦夫滿以為馬上就要開始戰鬥了：坦克會猛力衝鋒，追殲退却的敵人，用大砲和機槍來射擊敵人，用履帶碾壓敵人。

但是一點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沒有敵人。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可是仍然沒有敵人。

「德寇到底在哪裏？」菲利浦夫焦急地問。

「那不是他們嗎？……」司機嘟囔着說。

「哪裏？哪裏？」

「那就是……『侵略者』……」

路邊，一大羣俘虜在縱隊的迎面走來。他們由兩個年青的自動槍手押送着。其中的一個——菲利浦夫一直記着這個青年的粗黑的一字眉——跳上慢慢行駛的救護車的踏板，向司機要煙抽。

「你們的這些俘虜不會逃走的嗎？」菲利浦夫問。

「不會的。他們都是『總體戰兵』。現在他們做了俘虜，還不知道怎樣快樂呢。我們僅僅是爲了維持秩序罷了。他們自己也會走到克利馬去的。」

中午，坦克旅離開了大隊，轉向自己的行軍路綫——一條狹窄的森林道路。

但是在這裏也沒有敵人。僅在半夜時分，當我們兩輛偵察坦克觸到了地雷爆炸起來的時候，才算碰上了敵人。

菲利浦夫這時候正在縱隊裏。前面某個地方發出強烈的爆炸聲，跟着又聽到了連續的自動槍聲。菲利浦夫還沒有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就送來了一些受傷的坦克手。

爲了抓緊時間，他親自很快地將傷員抬到救護車上，並迎着衛生排駛去。菲利浦夫將傷員交給衛生排，並且命令衛生排排長近衛軍大尉雷賓就在古魯皮克村展開工作，自己又連忙轉回原地去了：他想參加第一次的戰鬥。

「還能再開快一些嗎？」他問司機。

司機，近衛軍中士高多瓦尼茲，用薄薄的、乾燥的嘴唇嚼着根香煙。他沒有回答首長的話，沒有加大速度，仍然按三排檔的車速行駛着。香煙火光照亮了他那皺縮得可笑的、小巧而微微隆起的鼻子。這使菲利浦夫不由地想起留在衛生營的娜達莎，他的未婚妻的話：「最初幾天人家會笑話你的，說你是在後方工作的，沒有在砲火下生活過的人。」柯里亞，你呢，不要計較這些……」

馬達發出低沉的聲音。救護車駛上一個山坡。左邊是黑陰陰的一片森林，在林邊上浮現出兩個不顯明的黑影，好像兩隻兇惡的野獸在隱藏着，等待着鹵獲物。

過了一會兒，看出了這些野獸原來是被炸毀的兩輛坦克。剛才受傷的坦克手大概就是從這裏抬到菲

利波夫那裏去的。

「停住！」菲利浦夫說。

救護車剛剛停下來，車廂的門響了一下，矮壯的傳令兵好像從地裏鑽出似的，出現在菲利浦夫的面前。

「有什麼命令，近衛軍同志……」

沙杜金哽住了，並吞下了最後的半句話。衛生兵在近衛軍部隊服務了好幾年，習慣於把任何人都稱為近衛軍。這使菲利浦夫很生氣。他還不是近衛軍，所以禁止別人用不是應得的稱號來稱呼自己。

「走，咱們去看看，」菲利浦夫建議着。

兩輛坦克並排地停在那裏。一輛坦克歪斜在一旁，砲口鑽在土裏；另一輛已被燒毀，甚至在夜晚仍看得出它的焦黑色。

「可憐的坦克，」沙杜金輕輕拍着鐵板說道，「是從烏拉爾運來的……」忽然他拉了一下菲利浦夫的袖子說：「大尉同志，您看！」

菲利浦夫打亮了手電筒。

一個人的上半身從前艙門口衝了出來，雙手也下垂着。

「是不是把他埋葬一下？」沙杜金問。

「當然。高多瓦尼茲，到這裏來，幫一下忙。」

他們三個人很小心地將殉職的坦克手從坦克上拖下來，將他放在雪上。

高多瓦尼茲拿來了鐵鎗。

「埋在什麼地方？」菲利浦夫問。

「就在這個道路旁邊。這是最適合的地方，」沙杜金建議。

「爲什麼？」

「第一個原因，因爲在陽光下。第二個原因，不論步行或乘車走過的人，都會看得見。」

「同意。讓我們挖吧。」

高多瓦尼茲往手掌上吐口唾沫，認真地畫了個墳墓形狀：在雪上畫出一個正長方形。他們默默地工作着。鐵鎗在凍結的土地上發出瘡啞的聲音。

「沙杜金，把我的軍用雨衣拿來。」

他們將坦克手裹在雨衣裏，小心地將他放到不深的墳墓中，再用土壤起來。然後他們脫下帽子，低下頭，靜默了幾秒鐘。

「可惡的戰爭，」沙杜金憤怒地說。

從遠處聽到了射擊聲，菲利浦夫怔了一下。

「司機，咱們走吧。」

高多瓦尼茲不慌不忙地走到車跟前。

救護車又在被破壞的、崎嶇的道路上搖晃着行駛起來。

法西斯匪徒們盤踞在車站裏。他們燒着了幾所房子，不時地向夜晚的天空射出照明彈，亮得好像白天一樣。在車站附近，一會兒在那裏，一會兒在這裏響着槍聲。在遠處看來，好像有誰在擦着潮濕了的火柴。

從森林中旅指揮所所在的地方，人們可以清楚地觀察整個戰場。坦克正向車站衝鋒。它們沿着雪地拉成一綫爬行着。好像激怒了的巨鵝似的影子，追隨着坦克。自動槍手坐在坦克的鐵甲上。

坦克不斷地在加快速度。坦克越接近車站，德寇的火力越是猛烈而無秩序。砲彈和迫擊砲彈在車子的周圍爆炸着，將雪泥捲旋起來。坦克好像是在暴風雪中通過。

射擊更加頻繁了。

坦克手在行進中射擊着。看得很清楚：從砲內發出一團一團金黃色的火簇。

自動槍手從坦克上跳下。他們喊出雷鳴似的「烏拉！」聲；這種聲音穿過砲聲一直傳到樹林邊。坦克好像受到這種喊聲的鼓舞，咆哮起來了，更加迅速地向前飛馳。

整齊的一綫式隊形變得彎曲了，越來越緊縮起來，最後在許多地方散開了。坦克開始分成三、四輛一小組向前爬行。先頭一輛坦克發出眩目的火光，忽然停了下來。坦克被濃密的煙籠罩着了。從坦克的各個洞孔中伸出了刺目的火苗，貪婪地舐着鐵甲。上面的艙門打開了。噴出一道很高的火簇。從火簇中爬出一個人。他在鐵甲上站了一會兒，用手護着臉，然後一個跟頭滾到雪中，站起來就向森林中跑去。

他跑了沒有幾步便又停了下來，急忙轉到燃燒着的車輛跟前，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地鑽回煙火中。

「現在油箱就要爆炸了，」沙杜金低聲地說。

那個人又從煙火中掙脫出來。現在他手裏是抱着一個同志。

沙杜金走了來。

「瞧，咱們的人，真是好樣兒的！」

那個人倒在雪上，拉着同志爬行起來。坦克爆炸了，一股黑煙冒向天空，然後又徐徐地落到地面上。

「小伙子完了！」

「沒有，沒完，——活着呢，您看。」

那個人站了起來，托住同志向森林中走去。他在重荷下走起來很費勁，左右搖晃着。

「醫務主任，要幫忙啊！醫務主任在哪裏？」周圍發出這種喊聲。

菲利波夫一點也不加考慮，就向森林中跑去。

「您到哪裏去，近衛軍同志……」沙杜金追上了他，抓住他那寬寬的肩膀，很莊嚴地阻止住他。

「難道您能去嗎？派近衛軍中尉或者別的人去就行了。」

近衛軍中尉奧西伯夫已迎着傷員跑去。那個裝得緊繃繃的救護包打着他的大腿，帽子不斷地從頭上滑下來。爲了不丟掉帽子，他拿着它繼續跑。

「快一點，奧西伯夫，快一點！」從森林中發出喊聲。

着。

奧西伯夫跑到了目的地。他們三個人在雪地上坐了一會兒，然後向前——向指揮所爬去。
菲利浦夫在這裏迎接了他們。

「坦克手怎麼樣？」他問道。「傷在什麼地方？」

「他並沒有受傷，大尉同志，受了些彈震，除此以外，有點跛了。想必是扭了筋了。」

菲利浦夫向前走了幾步。

「恰辛娜？」

「坦克第二營助醫，近衛軍上尉恰辛娜。」一個個子不太高的、外表很嬌弱的女人，確切地報告

他一眼就注意到她那粗笨的男人服裝和她的纖小的泛紅的手。

「您爲什麼不戴無指手套呢？」

「掉了。」

他脫下毛皮的大手套，遞給了她。

「這是作什麼？醫生！」

「拿着吧，我還有。」

恰辛娜戴上了菲利浦夫的手套，拍了拍手。

「多麼暖和呵！謝謝您，醫生。」

菲利浦夫又彎下身，看着坦克手。

• 全旅出名的近衛軍中士沙包列夫坐在雪地上，張着大嘴在那裏微笑着。他那亞麻似的有些燒焦的頭髮在頭頂上豎立着。沙杜金蹲下來，請他吸煙。

「你覺得怎麼樣？」菲利波夫問道。

「您大一點聲，他聽覺不好，」恰辛娜說。

「他姓什麼？」

「您不知道嗎？他姓沙包列夫。」

「沙包列夫同志，您覺得怎麼樣？」

「呵！呵！……沒有什麼。」

「要把你送去治療。」

沙包列夫又呵了兩聲，等到他把大夫的話理解了以後，皺着眉頭，搖起頭來。

「不，我不離開坦克旅。既然一開頭就在坦克旅，到死也要跟着它。」

「您有病啊。」

「沒關係。睡一兩天——就能上車了。」

「要是變得更壞怎麼辦？需要去治療一下。」

「我們知道這一套治療的。你治好病再到自己的旅裏去吧。」

「這完全是爲了你啊……」

「對我最好的藥方——就是坐在坦克的操縱桿後面。」